

西北文學文獻

第十二卷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六輯

西北文獻文獻

第十二卷



新華書店
PDG

目錄

携雪堂全集

清 吳可讀

三

日損益齋文集

清 馬疏

一四三

日損益齋古今體詩

二六五

日損益齋試帖

四二七

花萼唱和集

四六七

攜雪堂集

文集

詩集

對聯

匾額編

家訓

時文試帖



卷緒終
吳甯楊篆習
米僉

原版本規格

開本二六八×一六六毫米
版芯一八八×一三八毫米

攜雪堂文集

皋蘭吳可讀柳堂甫著

奏疏

請預定大統之歸疏

奏爲以一死泣請

懿旨預定大統之歸以畢今生忠愛事竊罪_臣聞治國不諱亂安國不忘危危亂而可諱可忘則進苦口於堯舜爲無疾之呻吟陳隱患於聖明爲不祥之舉動罪_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斬或囚經王大臣會議

奏請傳_臣質訊乃蒙我

攜雪堂文集

一

先皇帝曲賜矜全既免_臣於以斬而死復免_臣於以囚而死又復免_臣於以傳訊而觸忌觸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則今日罪_臣未盡之餘年皆我

先皇帝數年前所賜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即日欽奉

兩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之子承繼

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爲嗣特諭罪_臣涕泣跪誦反覆思維以爲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爲

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爲我

大行皇帝立嗣既不爲我

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

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

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

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

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子即謂

懿旨內既有承繼爲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自不待言罪_臣竊以爲未然自古擁立推戴之際爲_臣子所難言我

攜雪堂文集

二

朝二百餘年

祖宗家法子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間然况醇親王公忠體國中外翕然稱爲賢王觀王當時一奏令人忠義奮發之氣勃然而生言爲心聲豈能僞爲罪_臣讀之至於歌哭不能已已倘王聞_臣有此奏未必不怒_臣之妄而憐_臣之愚必不以_臣言爲開離間之端而我

皇上仁孝性成承我

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時均能以我兩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爲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齊即衆論之異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趙普之賢猶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

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爲國家舊人猶以黃竑請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蠻夷而不出於我輩爲愧賢者如此邊問不肖舊人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況在未定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一歸於不誤之策惟仰祈我

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

大行皇帝嗣子

嗣皇帝雖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異言進正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猶是

本朝

祖宗來子以傳子之家法而我

攜雪堂文集

三

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

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異日繩繩緝緝相引於萬代者皆我

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謂一誤再誤

而終歸於不誤者此也彼時罪臣即以此意擬成一摺呈由

都察院轉遞繼思罪臣業經降調不得越職言事且此何等

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親臣則爲深謀遠慮出之小臣

疎臣遠臣則爲輕議妄言又思在廷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

即以此事爲可緩言亦無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

罪臣以查辦廢員內蒙

恩圈出引

見奉

旨以主事特用仍復選授吏部邇來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環顧在廷諸臣仍未有念及於此者今逢我

大行皇帝永遠奉安

山陵恐遂漸久漸忘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殆不

及待矣仰

鼎湖之

仙駕瞻戀

九重望

攜雪堂文集

四

弓劍於

橋山魂依尺帛謹以我

先皇帝所賜餘年爲我

先皇帝上乞

懿旨數行於我

兩宮皇太后之前惟是臨命之身神志暫亂摺中詞意未克

詳明引用率多遺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一二繕寫又不能

莊正罪臣本無古人學問豈能似古人從容昔有赴死而行

不復成步者人曰子懼乎曰懼曰既懼何不歸曰懼吾私也

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猶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罪臣豈敢比曾參之賢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

兩宮皇太后我

皇上憐其哀鳴勿以爲無疾之呻吟不祥之舉動則罪臣雖死無憾宋臣有言凡事言於未然誠爲太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可使

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無及之悔今罪臣誠願異

日臣言之不驗使天下後世笑臣愚不願異日臣言之或驗

使天下後世謂臣明等杜牧之罪言雖逾職分效史遷之尸

諫祇盡愚忠罪臣尤願我

撫雪堂文集

五

兩宮皇太后我

皇上體

聖祖

世宗之心調劑寬猛

養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爭外國之所獨爭爲中華留
不盡毋創祖宗之所未創爲子孫留有餘罪臣言畢於斯願
畢於斯命畢於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摺又以今
職不能專達懇由臣部堂官代爲上

進罪臣前以臣衙門所派隨同行禮司員內未經派及罪臣
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學士寶蓋始添派而來罪

臣之死爲寶蓋所不及料想寶蓋並無不應派而誤派之咎
時當

盛世豈容有疑於古來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

先皇帝龍馭永歸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謹以大
統所繫貪陳悽悽自稱罪臣以

聞謹具

奏

撫雪堂文集

木

請將西甯殉難同知承順予諡疏

奏爲殉難同知勳名懋著死事慘烈據情奏請

恩施以昭核實而慰忠靈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甘肅殉難署西甯府貴德同知承順廂黃旗漢軍附生係原任署甘肅提督定安長子由候補天文生投効湖北軍營克復武漢軍功保舉儘先選用通判分發甘肅並保帶藍翎歷署甯夏府鹽捕通判平番縣知縣所致政聲卓著士民愛戴同治元年西甯撤拉回匪就撫大吏以貴德孤懸大河以外漢民與番回雜處治理不易爲缺擇員而地方甫經風鶴人皆視爲畏途奉委輒辭該故員以世家年少毅然憤行於是年八月攜眷抵任適值該處番回械鬥數月不休該故員爲平其宿怨息其爭端番回悅服械鬥之風爲之一變到任纔兩閱月而修理城垣添設義學創立先農壇城隍廟擴充養濟院凡地方已行中廢及未經舉行諸善政無不粲然具備一切用款以地瘠民貧悉取之私橐不繼則典質隨之即不得已而有倡捐之舉亦祇令其量力而輸地方紳富並外來富商皆感激該故員喟然嘆曰孰謂小民無良吾輩地方官可殺也迨河州逆回倡亂甘涼西肅一帶響應該處回民屢欲尋衅起事該故員傳集回衆頭目苦口勸導諭以或隨匪人自羅羅網或遵理法各保身家爾自擇之回

撫事堂文集

七

撫事堂文集

六

衆俯首無言該故員知其面從心違大集番漢兵勇日加訓練以壓服之回衆見其無隙可乘乃潛遣其悍黨四出助各處逆回攻劫焚掠迭次擄搶幼小婦女而回該故員訪知勒令全行交出安置署中別院捐給飲食衣服撫養數年有主者給主認領無主者自行主婚擇良配嫁由是漢民懷其德番民服其化回民畏其威而回衆之强悍滋事者則以不得逞其欲無不恨之刺骨該故員不顧禍患不憚艱險不避嫌疑五載以來盡瘁盡勞從無安坐衙齋之一日忽於六年二月間該故員探聞該處回衆勾引外來陝回二千餘人攻劫廳城當即於十六日密調漢番兵勇來城救援詎料逆回乘兵勇未到於是夜三更時潛開北門放入外匪一同擁至廳署門首該故員聞變左手提刀右手持洋鎗率領家丁數人撲至大門用洋鎗轟死悍賊數人又刀砍殺數賊回衆素知該故員才兼文武且係漢軍旗員精於騎射疑憚未敢遽前分股由署後墻垣而入先至上房該故員老母聞知大罵遇害其二弟崇順四弟吉順各由房內持械撲出救母護兄均被當時亂刀砍斃回衆從內殺出該故員腹背受敵猶復血戰多時力竭援絕死於萬刃之下逆回將該故員並其老母暨兩弟衣服全行剝脫不留一絲又將該故員已故之妻王氏繼妻蘇完呢瓜爾佳氏並子隆勛暨崇順之妾崇順之女

各靈樞打開剝取衣飾遺骸狼藉該處紳民日夜望

朝廷卹典有見原任青海辦事大臣玉通前後兩奏祇敘該故員爲賊戕害蓋猶惑於當時回衆拘集漢民勒寫官逼民反漢回同謀戕害之說後雖經該大臣查明具

奏其於該故員精忠大節仍未述及因共開具該故員居官

政蹟臨難情形公遺該處營中字識李潤祿來京囑臣轉

奏並責臣以地方大義不可緘默不言臣自咸豐十一年旋

里與該故員初識面於省垣及該故員赴任貴德臣適隨原任署陝甘總督沈兆霖剿辦撤回就撫回省遇該故員於中途彼時臣殊不自量私心竊怪省中大吏輕以最關緊要又

撫事堂文集

九

值多事地方付之統務子弟乃該故員到任未久頌聲早已傳播遐邇臣且愧且喜且敬且服維臣來京甫經兩載遽聞該故員殉難在該故員爲

國捐軀光明俊偉於願遂矣於義得矣獨念

國家多一死節之臣即地方少一循良之吏臣不禁爲該故

員惜又不禁爲

朝廷惜更不禁爲臣鄉惜今該故員遺愛在民該處士民戶祝家尸私祭徧於衢路無論漢番男婦老幼悉呼之爲活佛或有悞觸其名字者即三尺童子前皆呵禁之在

皇上爲有臣在定安爲有子在甘肅爲有官閣門全節一代

完人核與前經

予諡壯烈之安肅道恆齡

予諡剛烈之秦州直隸州知州托克清阿二員在甘肅殉難旌員中可稱鼎足而立惟係不應

予諡之員且臣下不得率行

奏請而臣籍隸甘肅身任言責若既久慕其循吏今復稔其

亮節又未敢壅於

上聞相應據情繕摺並開列該故員事蹟各清單一併請旨飭交陝甘督臣左宗棠查核殉難甘肅西甯府貴德同知承順應否

撫事堂文集

十

予諡建祠並其殉難老母以下眷屬准其附祀之處統由督

臣

奏懇

皇上破格施恩仍恭候

欽定倘查該故員事實或不盡如臣言則督臣亦必不肯遷

就

朝廷或貽誚於賞過其勞致該故員亦抱愧於名浮於實如此則

國家褒揚之公道彰閭閻愛戴之私情慰即該故員千秋之

公論亦定矣再李潤祿攜有該故員家譜一部據稱當時銜

署中公私文卷書籍焚掠一空譜係得之灰燼中不但全部裝潢完好即外包布祿亦毫無損傷眾皆詫為神異臣謂忠良譜系自應有呵護之者此理之常無足為怪現在察訪該故員親丁未確不敢率交所有該故員家譜一部可否由臣即用河南道印文移交廂黃旗漢軍都統轉飭該佐領查明該故員親丁具領俾免失誤臣為欽仰愛護忠靈似不無瑣屑過慮之處謹

奏

撫寧堂文集

士

請將隴西縣鄉紳祁兌優卹疏

奏為鄉紳毀家紓難殺賊守城積勞成病身死城破闔門殉節籲懇

天恩准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人員從優議卹並自行捐建專祠以昭激勵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甘肅軍興之始庫款奇絀無一不藉資捐輸前

護理陝甘督臣思麟

奏奉

上諭派臣督辦自設局以來或數百金或千金或數千金多至一萬餘金至二萬而止從未有一人捐至十餘萬金贍產

撫寧堂文集

主

忘身盡勞盡瘁如鞏昌府隴西縣在籍已故鄉紳前署陝西定遠廳同知祁兌者臣於咸豐十年冬間奉

旨幫辦甘肅團練及臣旋里地方紳耆皆以甘肅目前無事無庸舉行團練稟由前督臣楊岳斌

奏請停止蓋團練之義富者出資貧者出力為富家巨室所惡聞而該故紳祁兌於陝回初起甘肅未亂之先即稟請府縣官舉辦團防又自以首富用款悉取之私橐不強眾人先出重資修葺城垣鑄造大將軍礮位暨槍械等共計大小四百餘件選募壯丁逐日自家訓練故兵興後鞏昌礮隊頗稱得力該故紳以蘭州為根本重地赴省倡捐銀一萬餘兩冀

以感發紳商經前護督臣思麟

奏獎

賞給二品封典並加道銜以知府仍留陝西補用葦郡當二三兩年外則賊匪伺隙內則兵勇待炊該故紳捐糧捐銀捐錢極力支持雖支應浩煩而從無缺乏且其時省城東西北三路餉道不通惟有南路一線可以由陝運秦運葦至省源源接濟省南長城恃此無恐四年八月賊匪突至圍城該故紳率眾登陴固守五十餘日備歷艱辛探聞提督曹克忠駐軍鄰境知其可與有爲力請移屯郡城曹克忠慮無軍餉該故紳請以獨力任之并與之約曰公爲吾戰吾爲公守圍解

攜雪堂文集

三

經前督臣楊岳斌

奏獎

賞戴花翎益思感奮誓以身殉傾家資以助餉需出死力以衛鄉里卒以心力交瘁積勞成疾至五年八月十九日疾革請府縣官暨地方文武各官紳至榻前謂此地不守則由陝運甘糧路斷絕省城必致坐困願諸公益加嚴防以顧全局蓋已料其身後郡城必難終保矣語不及私於是日申刻而殞闔城爲之奪氣賊匪探知卽於二十日夜間潛登城頭二十一日郡城失陷而該故紳全家男婦老幼共三十餘名口同時殉難臣查甘肅自軍興以來富紳中好義急公捐資助

餉者固不乏人而家藏金穴坐視桑梓之危而不救者亦復不少甚有平日慳囊不破賊至委之而去藉寇兵而齎盜糧者更實繁有徒該故紳祁兌當地方平定之時預作未雨綢繆捐資至十七八萬兩之多歷時至五年之久終其身而賊匪不敢窺南路以一人生死繫閩郡存亡身歿城陷閩門殉難核其當時死事情形實與陣亡無異相應繕摺並開列該故紳閩家殉難男婦老幼暨同日死節之紳耆男婦姓氏事蹟清單

奏懇

天恩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人員從優議卹例優予獎敘並懇

攜雪堂文集

四

恩准自行捐建專祠殉難眷屬死節紳耆一併附祀並請飭下禮部兵部查照給予廕襲之處出自

皇上逾格

鴻施再該故紳捐款除在省並曹克忠軍營用過銀五六萬兩有數可稽外餘俱因郡城陷後公私文卷被焚無從查核臣之愚昧係爲該故紳祁兌保衛鄉里以死勤事足以俎豆一邦起見並非因區區捐助多金妄以貴卹濫乞

恩施且亦非該故紳祁兌本意是以不復臚列捐數上

聖明謹

奏

陳烏魯木齊提督成祿罪狀疏

奏爲領兵提督大員所犯情罪重大被參確鑿謹就探聞所及繕摺具陳伏乞

聖鑒事竊維籌餉以養士所以保民非以病民命將以出師所以救民非以殘民甘肅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自到甘肅以來未有寸功而惡跡纍纍悉數難罄本年正月臣於西路探報中聞得左宗棠復以成祿誣民爲逆圍剿良民村莊冤殺二百餘人反報勝仗參劾請

旨飭下六部九卿會議其罪軍務機密不見邸抄側聞外間傳言咸謂

搗雪堂文集

五

皇上復交穆圖善查辦矣臣愚以爲成祿有可斬之罪十有不可緩之勢五請爲我

皇上直陳之查成祿到甘初隸雷正綰軍時達元日令節雷正綰赴該員帳中賀年見門外鄉轉一人駭問之則係廚役以煮饔不熟故雷正綰即令人解放進帳禮畢力戒以不可謬妄若是而去成祿大怒立將廚役斬之宰夫膺熊蹯以秋毫細過而受戮尙方斬馬劍於春首吉日而行刑雖軍行不忌往亡誓師不拘月吉而事非軍機之重情涉口腹之私元夜迢迢未見崑崙之奪威風凜凜惟嚴刀匕是供蔑視統帥草菅人命可斬一初成祿軍中文武尙不乏人及見其貪橫

十

暴戾狠藉不堪忍其禍及率託詞而去聞其營員中有名馬天祥者曾統他省營兵兩耳因悞差被割軍中呼爲馬沒耳其人剛直性成打仗奮勇極爲成祿得力之人成祿一軍其始尙能小有斬獲實賴此一人之力積功已至都游嗣因別營讒忌並中賊間竟爲成祿所殺長城自壞帳下兒無不心寒猛士已亡寨中賊聞之額慶成祿自知理屈情忍恐其部下不服乃於彙獎勝仗案內竄入馬天祥名字捏作打仗時力竭捐軀奏准旌獎如例男兒要當邊野死竟以無罪而誅將軍本非陣前亡猥以無功而卹假借朝典掩飾已非是成祿妄殺營員之罪輕而欺朦

搗雪堂文集

六

皇上之罪重也可斬二前任甘涼道黎獻頗得西路人心曾與該處紳耆籌捐制錢三千備用成祿一到甘州卽向該紳耆等將此項全數提去妄費不知曾否存案嗣黎獻西救肅州之圍東赴平番之急屢與成祿約期進兵成祿屢約屢愆且諸事阻撓排擠卒使黎獻莫得展布齟齬以前有自甘州來者爲臣言彼時西路軍務自黎獻去後盡敗壞於成祿一人暗箭陰施忍於進明之坐視含沙射影甚於莊賈之後期始功忌能失悞軍機可斬三又已革原任安肅道寶型昔與成祿同在勝保軍營其時寶型充巡捕官成祿一未弁耳賁緣拜結寶型門下認爲師生迨成祿得志西來遂留寶型

襄辦營務屢以坦報戰功出免罪而薦至府道臣聞寶型之爲人也小有才其在安肅道任內與賊往來情事邊民嘖有繁言謂成祿實主之及徐占標一軍到肅肅逆畏而投誠寶型帶領回目來營就撫此股逆回本不應不剿而撫然既准其投誠則又不可妄殺以堅叛志成祿忌徐占標成功並欲傾陷寶型以掩前使寶型與賊往來情事借此爲寶型通賊之據將帶來投誠回目二十餘人全行誅戮以致寶型氣忿而亡小人無毒不丈夫大臣有罪不首實破敗成局殺戮降人可斬四當成祿領隊西行之日適值臣請咨北上之時彼時即聞該提督有奉

搗雪堂文集

七

旨出口前赴本任之說其後屢聞奉

旨催迫前年俄人由伊犁長驅而至直抵烏魯木齊該處爲成祿專轄之地又聞我

皇上籌撥鉅款諭令速即整軍前進前後所奉諭旨不知凡幾未見明文未敢懸揣然自臣到京以來迄今八九年矣該提督穩坐高臺從未過酒泉一步玉門關外骸積成邱戈壁灘頭血流遍野漢廷屢下出關之詔驃騎絕無度幕之期遂令萬里夷洋西鄰有責坐使

九重明詔北鄙無靈抗違延玩貽誤至斯臆縱能然肉豈足食可斬五溯自兵興以來二十餘年矣民力殫民財匱矣東

南既困於髮捻西北復竭於逆回我

皇上每歲不惜數百萬帑金竭天下之財賦以供一省軍需之用統兵將帥具有天良謂宜早奏膚功息我勞止成祿所帶兵將臣不知幾何每月專餉協餉臣又不知幾何但以臣所聞高臺一縣計之按畝有征加糧有派計年有借上中下戶有捐糧十餘萬石錢十餘萬千合銀已至三四十萬兩加以百貨釐金各稅並每月所得專協各餉爲數不爲不多臣聞西軍皆言成祿富逾百萬且時時輦金都下上下打點使用此則無稽之言無足深論但其擁兵既久剝民日甚耗費太廣謬悠之口亦其自取且聞其兵勇聚潰無常聚則一軍

搗雪堂文集

本

坐食潰則數月不能成隊夫養貓所以捕鼠畜犬所以吠盜當此鼠盜縱橫之秋又安用養此不捕之貓畜此不吠之犬爲哉徒竭民膏虛糜國帑可斬六甘省自同治元年冬一州回匪倡亂其時西路一帶尙稱平靜及肅州蠢動成祿西來西人望之若雲霓仰之如父母夫兵秋令也要須以春夏氣行之乃成祿事事掣黎獻之肘撤練散團處處信寶型之言頓兵養寇初來張掖不開李廣之弓繼駐高臺永稅貳師之駕今歲不戰明年不征高克禦狄之師逍遙河上衛人平陳之旅居處林中致令銳氣銷亡寇氛張熾逗遛觀望若我師徒可斬七然或兵威不揚於竟外而將令克肅於軍中將一

邑之雞犬不驚卽四境之烽煙暫息乃復滋擾不堪縱容特
甚老子南塘之出夜猶未休主人北道之供日不暇給臣前
見西路探報中哈密辦事大臣文麟片奏成祿定期出關摺
內據關外各州縣紛紛稟報成祿專差回員李進之等帶領
回隊前往烏魯木齊吐魯番等處辦理招撫事宜沿途搶劫
商民凌逼官吏種種不法情形甚於賊匪關內外人民吞聲
飲泣不敢明言但羣相隱語以爲遭回祿之慘謂逆回與成
祿也縱軍擄掠到處騷然可斬八夫漢和不沒寶憲之功寬
其既往秦繆不錄孟明之過望之將來成祿到甘幾何年矣
統兵幾何日矣從未聞立一實效奏一實績所報勝仗半屬

攜雪堂文集

尤

以亡爲有以敗爲功名爲例仗亦曰例勝部下自將領以及
士卒無不挈帶眷口者聞其廣有姬妾由京至甘五千餘里
數數送往迎來絡繹不絕逐日在營張筵演戲賊匪幸其如
是惟恐成祿敗奔另易他將故縱之不復來攻來亦佯敗而
去成祿不自知其可恥乃反以爲得計安坐帳中曰事淫樂
成祿前在勝保軍營事事效法無勝保之瞻暑而有勝保之
昏淫夫以勝保之功一朝有罪尙立置之重典而以成祿之
罪九載無功反倖免於嚴誅於既往決不可寬於將來決無
可望律以勝保之罪孰重孰輕難逃

聖鑒有罪無功可斬九昔白起詐坑趙卒四十萬項羽詐坑

秦卒二十萬彼皆降卒耳或深慮其反側或預絕其亂萌英
雄辣手行兵詭道尙自有辭然當時已識其殘後世更惡其
忍甚至假三世輪迴之說快千秋報復之心成祿駐軍高臺
已歷年所飲高臺之水食高臺之粟糜高臺地方之財賦敲
擊吮吸高臺百姓之脂膏既不能保之使不被於寇復不能
安之使不困於兵更不能紓之使不苦於役乃以捐派逼迫
村民公懇緩免並聲言俟大兵出關時再行應付軍行裹帶
成祿惡聞出關二字適觸其怒遂誣闔村士民爲謀逆突發
兵圍住該村不分老幼男婦誅殺二百餘人反報大獲勝仗
並將辦捐輸之紳耆等指爲首逆及在該村寄居授徒之生

攜雪堂文集

手

童一概拴斬剝洗淨盡臣於去年上半年即聞其事彼時臣
尙未補御史迨七月初補授今職又以事體重大未敢冒昧
舉發臣屢向來京之甘省紳宦商民詢問故鄉之軍務一及
此事輒皆錯愕顧而他言自係臣現居言職恐因臣言而受
累然始終總未有慨然言成祿於此案決非妄殺而該士民
等實有謀逆情事之說臣探訪再四正欲具摺上陳適聞左
宗棠查詢明切已據實入告其一切起衅根由暨殘忍兇戾
情狀自必詳於摺內臣思

皇上未睹其事臣願

皇上試想其形以簞食壺漿之眾耀刀劍鋒鏑之加當時

也值此際也婦孺之號呼盡絕老羸之血肉皆飛天地爲之震驚鬼神爲之飲泣風雲變色日月無光渺渺

天顏無緣上訴茫茫地獄有恨難伸生受覆盆之冤死加叛逆之號悉怛謀之被戮塞上酷未至斯王溫舒之流血境中慘不如是誣枉良善屠害生靈可斬十凡此十可斬之罪謹就臣所探聞者言至所未及探聞者恐尙不止此數然即此十可斬論之在兵律則間有監侯在軍法則無不立決今聞皇上交穆圖善查辦尙穆圖善誤會

聖意以爲務在矜全直以子虛烏有了之則成祿係被誣之人左宗棠即有妄言之罪不治其罪不可治其罪又不可是

搗雪堂文集

三

朝廷既失之於成祿復失之於左宗棠此則其一不可緩者也即不然或調停中立依違兩可置其重大者錄其輕小者以爲成祿所犯不若是甚左宗棠所奏亦不爲無因此語一傳徒滋笑柄臣恐跋扈將軍之目和事

天子之名未可見之

聖朝未可聞之外國此則其二不可緩者也夫賞罰之在軍務與平時異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云閫以外將軍主之我

朝自有制度雖不盡用其法然亦嘗畧仿其意道光年間浙江提督余步雲一案經

宣宗皇帝飭令鎮拿治罪同治初年何桂清勝保等亦經我皇上飭令拿問來京審辦甚者咸豐年間

文宗顯皇帝於湖北巡撫青慶即在軍前正法並不俟查辦而後定所謂賞不逾時罰不旋踵也近來軍務積弊多以查辦期緩得從容施其鬼蜮伎倆以脫免而主查辦之人又藉此爲了事之地故查辦兩字皆以詰奸今以長奸此案即使穆圖善破除情面將來覆奏到日所有被參情節確有實據毫無疑義

皇上亦必事下廷臣會議其罪故同此一事同此一人左宗棠參劾而未行穆圖善查辦而後議中外藉藉私相告語以

搗雪堂文集

三

爲

皇上何疑於左宗棠何信於穆圖善雖

聖天子幃中斧鉞自有權衡而大將軍闔外旌旗頓無顏色使左宗棠得藉口於威令之不行諸臣民亦疑心於

朝廷之或祖此則其三不可緩者也臣聞之頑梗者

聖王所借之以爲資者也甘肅自軍興以來恩麟以仁慈敗矣恩麟以怯懦罷矣楊岳斌以剛愎斥矣彼皆無甚大功然亦無甚大惡

朝廷雖欲藉其首級懲一以儆百而罪不至死即法無可施今成祿所犯碎崑崙之石不足以蔽其辜量弱水之波不足

以罄其惡失此不治則人皆紛紛效尤臣恐以前各員之首級既無由而借而此後各員之首級又將不勝其借生人而適以殺人生一人而反以殺衆人此則其四不可緩者也況乎人情畏死人命難期反覆斟酌之間往來稟報之際懷恩以天誅而滅得臣以懼罪而裁是顯戮不及於生前而明法空加於身後軍威何由而振士氣何由而伸

國憲何由而彰人心何由而快此則其五不可緩者也又況西甯首逆就擒撫局就緒轉瞬關內一律肅清左宗棠捷報一到成祿以領兵大員必將因人而及坐享加爵進秩之榮矣即不然亦必免罪隨例需賞矣再不然則棄置罷黜又將

攜雪堂文集

重

仰視三台希圖復進矣又不然則止予永不敘用更得置身事外坐擁厚資優游以富家翁終矣臣常與二三同志辨論新疆時勢皆謂其地較遠而其事較易臣獨以爲關內回匪不平其害極於邊民久困水火餉需不足止矣至於關外回務夷情則

國家安危得失之漸禍福利害之機也今使

朝廷處置成祿一有未當則關外諸將帥中其賢能者必慨然於他人已敗之局而責我以難成之功則奮發有爲之志亦稍衰矣其愚不肖又將視成祿爲進退不以爲前車可鑒而以爲前例可援將來債事則第坐而待罪曰

朝廷處置我不過如某某耳則委靡不振之端皆自成祿一人啟之是賞罰之關乎成祿一人已匪淺鮮而其關乎新疆全局者更爲重大也是又不可緩之尤不可緩者也方今我皇上親政之初此正各省大吏敬肆之所由分內外庶政治忽之所由起各國人心向背離合之所由伏滇黔關隴軍務振興鼓舞與隕墜因循之所由判也

皇上亦何愛於惡迹昭著之成祿一人縱不示以不測之威罰亦應予以應得之罪名使天下知

朝廷之必不可稍輕天理之必不容或混王法之必不能倖逃近不忽遠不遺羣相震驚於

攜雪堂文集

重

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乎臣鄉百姓莫非

朝廷赤子自遭塗炭以來初死於回逆繼死於土匪復死於

潰勇今又死於帶領兵勇之大員是無往而非死地也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而臣猥以遠宦京師幸免於難坐視家

山茶毒日久不克

上聞臣獨何心哉臣前以不得言而不言今以得言而不再

言則是臣既以緘默負慚於桑梓復以容隱獲罪於

朝廷臣實恥之臣實懼之故不揣狂愚不顧忌諱昧死直陳

臣不勝戰慄悚惶伏鑽待罪之至謹

奏